



每逢星期日出版(本期出版三張)每份五分。
P. 11, Singapore 7. Tel: 25660.

錢庫鎖匙在誰手裡?

我們早就向新加坡人民指出，行動黨式的星馬合併或叫做大馬計劃完全是一項出賣。

出賣什麼?出賣公民權!出賣中央國會裡的代表席位!出賣由新加坡人民自己決定和處理國家事務的政治自主權!而且倒頭來每年還要向聯合邦政府納貢新加坡每年稅收的四分之一，大約一萬萬元，作為聯合邦政府控制新加坡的軍費，警察費和監獄費!

最近，新馬兩地政府有關憲制細則的所謂「最後部署」談商，在財政問題上所顯示的分歧，更暴露了根據李光耀和東姑簽署的合併白皮書，原來連新加坡國家錢庫的鎖匙也將會完全落在聯合邦政府的手上。這是比出賣更嚴重的事情。因為，這已經不僅僅是出賣，而且是一無所獲的完全奉送哩!

大家都還記得，不久前聯合邦財政部長陳修信會公開括了新加坡哈哩總理的一記耳光。李光耀說：新加坡政府將保留四分之三的稅收。但是，陳修信部長說：不要忘記，在新加坡負責收集稅款的機關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

這就是說，合併後，新加坡國庫的錢櫃雖然還是放在新加坡，沒有被搬進聯合邦去，但是誰來掌握錢櫃的鎖匙呢?聯合邦財長的意見是：「當然在我聯合邦的手上!」於是李光耀才有點愕然了。因為，照這種財政安排，今年八月卅一日所謂「合併」或「大馬」成立之後，聯合邦不僅控制新加坡的財經政策，就連新加坡李光耀政府要動用新加坡國庫歲收的每一分錢，也須得到聯合邦財長點頭批准才領到錢哩!

這就是新馬兩地政府最近在憲制「細則」談商中的分歧所在。

有人認為這種分歧是假的，是一種故意製造出來的宣傳手段。我們並不以為如此。我們認為這一分歧是存在的。這

一分歧是李光耀原先意料不到的。當李光耀集團仍然在新加坡執政的時候，仍然雖要大動公款進行民生改良的宣傳欺騙的時候，新加坡國庫鎖匙落在聯合邦手上，行動黨執政集團本身無疑也就被縛住了手脚。

人們稍為動動腦筋便不難看出，聯合邦政府堅持要掌握新加坡的國庫鎖匙，主要不是對付行動黨或李光耀，主要是東姑擔心行動黨倒台後的下一屆新加坡政府可能是一個左翼政府，而不是他所希望出現的右翼聯盟政府。因為這個原故，因為東姑要限制將來新加坡的左翼政府不致有自由使用新加坡本身的四分之三稅收，所以堅持要掌握新加坡的國庫鎖匙。

這種行動黨和聯合邦之間

對財政措施的「分歧」無論會被行動黨怎樣誇大。但也並非是不可解決的，因為它們終究一致會共同來找出辦法，為將來可能在新加坡出現的左翼政府製造困難條件。

假如說，合併後，新加坡漳宜監獄大門的鎖匙將放在吉隆坡，只會影響「少數」的左翼愛國積極份子，那麼，合併後，新加坡國家錢庫的鎖匙落在聯合邦政府手上，受到影響的將是新加坡的每一個老百姓，不論他們是富有或貧窮，是信仰這種或那種宗教和思想。因為，大家都知道，聯合邦政府將會拿我們新加坡人民所納的稅款去買飛機、大炮，去鎮壓婆羅洲地區人民的反抗，去滿足西方集團在東南亞的擴軍備戰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答案應該是，更堅決和廣泛地動員全體人民，堅持和推進反大馬鬥爭，因為這是關係我們全體人民福利和命運的鬥爭!

★ 編輯部致讀者 ★

====*====
親愛的讀者同志們:

我們十分瞭解「快訊」不能滿足大家的要求，但是我們也有困難。由於執政者的恐嚇，不但沒有印務館肯承印，就連前次我們採用由印務館排字打稿，然後影印成腊紙由我們自己油印出版的辦法，排字的印館也接到政治部以電話「提供意見」。

我們正在考慮每星期出版兩次的建議。主要的困難是，油印，裝釘，花費太多時間，否則，我們早已這樣做。我們亦正考慮到找出適當辦法，刊印長篇有關時局分析與理論性的文字。

若干政治犯待遇稍放寬 十一人已移禁漳宜監獄 我黨議員繼續探視被拘留者。

據悉，這個月十號（星期三），有十一名政治拘留者，已經從歐南路監獄移到漳宜監獄拘禁，他們當中包括林清祥，黃金漢，陳炎成，王元標和陳根源。

在漳宜監獄，他們三個人共用一個房間，白天，房間的門是打開的，可以跟隔壁的拘留者自由來往，房間里有桌椅。

據說，另外有三名在前政府時期被拘留的政治犯也從棋樟山拘留營同時被調到漳宜監獄，跟上述十一名被拘留者在一起。這三人的姓名未詳。

行動黨政府非人道地用單獨監禁的惡毒辦法來折磨被拘留人士已經兩個月了。目前在歐南路監獄的被拘留者仍然受着單獨監禁的折磨。

十一名政治犯被移到漳宜監獄後的待遇稍為得到改善，顯示了國內外人士對行動黨政權非人道折磨政治犯的關注和不满，已產生了實際的效果，迫使行動黨政權不得不採取若干放寬的措施。

被捕人士家屬的集體要求謁見內政部長和總理，各反對黨立法議員的接連探獄，社陣在立法議會里提出譴責虐待政治犯的動議，各職工和人民團體的同聲譴責，以及我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向國外的廣泛暴露行動黨政權單獨扣禁政治犯的非人道行為等等，這一切的暴露和斗争將不會是白費的。

我黨主席李紹祖同志上月在他出國期間，無論是在倫敦、開羅或哥倫坡，他除了揭露馬來西亞的新殖民主義本質，反映新加坡人民的斗争情況之外，他還特別控訴了行動黨政權對待政治犯的非人道措施。他跟工黨議員史特拉基，阿特·波當禮，芬納爾·布洛威等人交談時，都促請他們注意行動黨政府對待政治犯比林有福時期更壞的情況。現在，據電訊報導，有兩位工黨議員，即波當禮和布洛威已訂於五月十

六日飛來新加坡，任務是考察馬來西亞有關地區的局勢，以便向工黨國會議員的英聯邦及殖民地小組提呈報告。

也許，行動黨政權對這兩位英國工黨議員的來新加坡，並不是完全沒有顧忌的，況且我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在最近議會的通宵辯論時，有關指摘行動黨政府非人道對待政治犯問題的發言便佔了整整十八頁。

行動黨政府也許已意識到，假如它不稍為放寬對政治犯的待遇，國內外輿論的壓力將會沸騰起來，使它處於更狼狽的地位。正因為這樣，它開始了對待政治犯稍為放寬的措施。

但是，十一名政治犯最近的被移到漳宜監獄，並非等於行動黨政權虐待政治犯的結束，因為，在歐南路監獄的政治犯，目前仍然是每天被關在小房子里二十三小時半，沒有報紙，家屬送去的許多與政治無關的書籍仍然被退回。至於被關在中央警署的人，待遇更加惡劣，他們二十四小時不見天日，被蓋又臭又髒，連自己的衣服也不准穿，他們的健康已受嚴重損害。

外間反對虐待政治犯的斗争既然已開始產生多少效果，

那麼就更有必要堅持和加強下去，因為，事實已經證明行動黨政權是不會主動地用合理態度對待政治犯的。

我黨的四名立法議員：王清彬，張福元，何佩珠和陳新榮，上星期二會到歐南路監獄，探訪了一部份被拘留者。後天星期二，他們將繼續探視其餘的政治犯。這是我黨前往探獄的第三批立委。

在麻坡拘留營里

布斯達曼獲優待

據柔佛州社陣主席魏立煌同志最近在一次群眾大會上透露，被聯合邦政府援引公安法令加以拘留的社陣領袖布斯達曼同志，在拘留營里的待遇是比較好的。

他在麻坡拘留營里有很好的傢私供給，如彈簧睡床，安樂椅等，臥室的佈置很舒服。

魏立煌同志指出說：「聯合邦政府特別優待布斯達曼同志，是因為他在馬來人，尤其是在武裝部隊中有很高的威信，而且這種威信還在日益增長，故聯合邦政府十分擔心，不敢對布斯達曼同志加以虐待。」

★ 兩位工黨議員簡介 ★

我們在上文提到英國工黨的兩位議員將於五月間來星了解這個地區的情況，查波當禮氏是工黨的前座議員，是影子內閣中的殖民地部長，據說他的態度是比較贊成大馬的。布洛威是殖民地自由運動的主席，他認為大馬非為有關人民的團結，而只是適應英國的戰略與思想的需要，他尤其不滿意新加坡受操縱的全民投票。李紹祖同志訪英時，曾建議他們親自來看看有關地區人民反大馬的強烈情緒。

總理靈感從何而來

『全權代表』故事抄自別人一本書

李光耀九日晚在立法議會辯論有關大逮捕問題的動議時，又再一次施展故技，編撰了另一個所謂「林清祥晚上戴黑眼鏡，跟卓可黨一起偷偷摸摸坐了SR5222（黃信芳同志的）小汽車到三巴旺某屋開秘密會議」的神話，像李大傻講福爾摩斯偵探故事般地，可謂說得有聲有色。

後來，黨主席李紹祖同志發言駁斥了李總理這種杯弓蛇影的「超人」的敏感。

李紹祖同志說：「議長先生，當總理大談什麼全權代表之類的東西時，我曾經以為他有一點創作的天才。但是，當我偶然談到一本叫做『森林是中立的』這本書的時候，我才驚奇的發現，李總理的創作天才無非是抄襲而已。

「森林是中立的」一書的作者史賓塞，是一位曾經在馬來亞森林參加抗日戰爭的英國軍官。我在這本書里讀到其中很有趣的一段。議長先生，讓我唸給你聽聽吧。

「在203頁，一三六部隊這一章，它談到當陳平九月間在西格里地方會晤戴維斯的時候，後者同意跟游擊隊總部的一位全權代表舉行一次會議。由於通訊的遲慢，直到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這個人才抵達我們在白蘭泰的營地。於是我們開始叫這個人做全權代表

。在以後的篇幅里我將繼續使用這個稱呼。

「議長先生，我真懷疑李總理有沒有取得作者的翻版權哩！因為這本書前面第一頁已有註明：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艾呀！原來李總理電台十二講的靈感，靠了史賓塞的書可不少哩！

大概那個「林清祥黑夜飛車赴會」的故事，也非全是李總理的第一手創作吧？阿門！

拾英校 巫華校 事實昭彰！

上星期五，當教育部長楊玉麟答覆反對黨議員的口頭詢問時，揭露了今年度進入各湧流小學的一年級新生，英校佔三萬三千六百二十名，華校只佔一萬九千〇五十九名。

教長的這項答覆證實了去年八月八日陣綫報第四十一期對一九六三年英校新生比較華校多一萬七的估計，是並沒有相差太遠的。尤其令人不能不震驚的是，不僅在行動黨政權下英校的飛速發展，遠遠超過了華校、印校和巫校，而且據教長答覆梁景勝同志的另一項詢問時，揭露了一九六三年華校小學的學生人數比去年還減少了一千六百三十七人！怪不得在大逮捕行動之前，行動黨政權遲遲不敢公佈有關今年新生入學的數字。現在，由於議員們依照議院特權，迫使教長不得不從實作答，行動黨違行殖民主義時代扶持英校教育的事實，才昭然於世人眼目。

無論行動黨政權怎樣解釋，它實難把華校學生日漸減少

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那些在商會和教育團體里若干自願或被迫準備為行動黨教育政策作粉飾的人士，現在看到教長所公佈的數字，不知是否還打算咬緊牙關和昧住良心，準備為個人私利而做一個背叛民族的罪人？

馬來亞釀酒廠工友投票 御用工會勞商獲勝內幕

蒂凡那集團的「勞商工聯」，四月九日在勞工部官主持下的馬來亞釀酒廠工友秘密投票「獲勝」，得308票，比擁護泛星工聯的該廠另一部份280名工友多出28票，原來是有內幕的：—

1. 勞工部不依照一般慣例，硬把該廠四十餘名月薪書記加在日薪工人內一起投票。
2. 勞商工聯向工友猛施引誘，宣稱要替工友向資方要求比泛星工會所要爭取的更多利益，其中包括：資方需供給每名工友一間有一廳，一房，一廚房的宿舍。電話接綫生的薪金每年加薪二十和二十五元，六年服務薪金應達五百四十元，高級書記任職四年薪金應至七百元，低級書記任職四年薪金應至五百七十五元等。

該廠的一部份巫，印族工友，為了這些「諾言」的引誘，投了勞商的票。

現在，工友們等待「獲勝」的勞商工聯方面，如何去實踐這些「諾言」了！

臭味相投，如出一轍！

據悉，在殖民主義統治下的砂拉越古晉市，今年進入市區小學的一年級新生總共為三千一百〇二名計進入英校者一千二百〇五名，進入華校者僅八百九十七名。這真是和行動黨的教育政策不謀而合也！